

旅行雜誌 小叢書之四

戰鬥在肯特山上

章立海著



中國旅行社出版

前記

肯特山是蒙古東部的大山脈，從來極少人攀登，因而山上的情況，至今還是不大瞭解。本書作者親身參加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勘測隊，前往該山從事科學調查，在肯特山上有過較長時期的逗留。這篇文章生動地寫出了這次探險中所經歷過的幾個極為緊張的鏡頭。勘測隊在山上所走的道路——事實上並沒有道路，都是從未有過人跡的地方。隊員們除了受氣候、地形、居住、飲食等等困難之外，還經常要和兇猛的、衆多的野獸搏鬥。在工作的時候，甚至要用繩子縛着軀體，從幾十丈高的懸崖上倒掛下來。而特別重要的，他們一方面在不倦地工作，一方面還受着壞份子的暗算，因此犧牲了幾個優秀同志的生命。

這篇文章，自始至終充滿着戰鬥的氣氛，充滿着布爾什維克的高貴品質。作者在給我們的信上說：「肯特山的探險考驗了我，鍛鍊了我。在那裏，自始至終是戰鬥，時時都是在生死關頭。但是我們沒有退縮，沒有妥協，因為黨在支持着我們。」煙台讀者鄒本月同志在他長達千餘字的來信中說：「我從來沒有讀過這樣一篇生動而緊張的遊記，它不但是一篇新奇的充滿了血肉和活生生鬥爭事實的好文章，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篇文章，給我思想上，作了很大的提高和教育。……這篇文章能使一個懦弱的人變得勇敢起來。」無疑地，這篇文章幫助了廣大讀者學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戰鬥的、不怕困難的犧牲精神。

作者在信上還提起：「寫此文時，我滿懷悲憤的感情，尤其是寫到瑪西沙漠爾英勇犧牲的一段，我是流着淚寫的。」作者的感情是豐富的，這種感情，是對人民事業無限忠誠的感情，是革命的感情。這種感情，豐富了人生的意義，也推動了革命事業向前發展。在這篇文章裏，這種感情太豐富了，它自活生生的動人事例中產生，它洋溢於偉大的布爾什維克的胸膛中，難道這還不值得我們學習嗎？

因此，除把這篇文章發表於第二十六卷第十一、十二期旅行雜誌外，並接受了讀者的要求，把它刊行單行本，以期更普遍地推荐给讀者。

目錄

- 向肯特山行進……………(一一三)
- 在瑪格辛維的火光下登山……………(三一五)
- 中國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英勇故事鼓舞着全隊
前進……………(五一八)
- 紅旗插上了肯特山頭……………(八一〇)
- 在山上石洞裏宿營……………(一〇一三)
- 開始在艱苦的環境中工作……………(一三一五)
- 「魔高一尺、道高一丈」……………(一五一六)
- 犧牲了一個英勇的同志……………(一六一九)
- 人狼大戰……………(一九一二)
- 和瑪西沙漠爾同志打掩護……………(二二一二三)
- 和一頭厲害的狼肉搏……………(二三一二五)

- 血染肯特山……………(二五—二七)
- 向石洞中挺進……………(二七—三〇)
- 擊殺兩隻兇狠的大黑熊……………(三〇—三二)
- 在戰鬥間隙中學習……………(三二—三五)
- 電訊聯絡中斷……………(三五—三七)
- 在絕望的邊緣上堅持工作……………(三七—三八)
- 戰勝了一個叛徒……………(三九—四三)
- 飛機終於來了……………(四三—四四)
- 從烏蘭巴托和大隊部帶來的熱情和鼓舞……………(四四—四八)
- 「小金毛」救了我的命……………(四八—五二)
- 哭康東求律之死……………(五二—五七)
- 再會吧肯特山……………(五七—五九)

戰鬥在肯特山上

章立海

向肯特山行進

在蒙古人的眼中看來，這是一件奇事：烏蘭巴托今天早晨出現了霧。本來，在這乾燥、寒冷的蒙古高原上，霧的出現是反常的，然而，今天硬是出現了霧——而且還是茫茫的大霧，於是便爲大家視爲奇事了。

中國有句古語：「蜀犬吠日」，這是因爲四川霧太多了。而這裏呢，杜撰一句吧：「蒙馬鳴霧」，牛馬到處在叫，向着這極少見的東西——霧——叫，真是有味極了。

爲了趕路，我們清晨就開了車，當烏蘭巴托的人民還沉浸在睡夢中時，我們的車子已經駛出了這紅色的勇士城了。

霧，漫天的霧，掩蓋了一切，到處都是一片白茫茫——就如同在沙漠中起飛沙一樣的白茫茫。視綫被遮斷了，兩三尺外就不見一切。強烈的汽車燈光在霧中顯得異常微弱，我們的車保持着一定的距離，大家都警惕着碰車。

我們的心情是高興的，我們知道我們此行是爲了完成一個光榮而偉大的任務，大霧，這並不能阻止我們。我們的隊長蒙斯特爾說：「我想，這可能是我們工作的第一個關吧！」是的，這是第一個關，然而我們要衝破這個關。

我們愉快而熱烈的談論着。

高斯洛夫（他是我們的一個隊員）坐在我身旁，他始終沒有參加我們的談話。最後，他眨了眨眼睛，神祕的對我說：「聽說，霧是不祥之兆。」我怔了一下，接着就笑了，我說：「那裏，沒有的事，甚麼兆不兆的。」他含糊而支吾的說：「嗯嗯……我只是……聽說而已。」他沉默了，我也沉默了。我當時以爲他是無心或者是開玩笑……然而，當我們後來在肯特山上發現他的反動陰謀，知道他是一個反革命份子時，我又記起了這件事，這就是他的破壞陰謀的第一件……但是，我們現在並不知道，不知道有敵人隱藏在我們的隊伍之中。天是越走越亮了，霧也越走越散了，相應的，汽車的速度也越來越增加了，我們預備當天趕到肯特山。

霧終於完全散了，又是一個大好晴天，我們安全的渡過了第一關，我們的車隊向肯特山疾進。

車隊穿過城鎮，掠過山林，飛過草原……繁榮的城市，美麗的山河，成羣的牛羊，不斷的在車旁閃過去。每個人都深深感到：這是一個多麼美麗而英雄的國家呵！我們輕輕的哼起了：「我生在蘇赫——巴托爾的搖籃裏，我長在喬巴山的懷裏，我是蘇赫——巴托爾的兒子，我是喬巴山的戰士……。」歌聲充滿了自信，充滿了力量，歌聲飛過了草原，飛過了沙漠，飛到呼倫貝爾，飛到阿爾泰山，飛到紅色勇士城的上空，飛到每一個蒙古人的心中……（當然，我

要說明：高斯洛夫沒有，他藉口「口痛」，然而他心裏是不舒服的呵！)

傍晚，在晚霞的照耀中一座巍然而美麗的大山高高的挺立在我們的面前——這就是肯特山，我們的目的地。我們的精神爲之一振，長途行車的疲倦都給趕跑了，我們興奮的下了車。

我們是帶着一個神聖而光榮的任務來到肯特山的：我們要調查和勘察這座巍然的大山，我們的勘測隊（也可以說是探險隊）的隊員來自四面八方，各種各樣，彼此都不認識，然而在今天，爲了英雄的蒙古人民共和國，爲了親愛的人民，爲了中、蒙間偉大的友誼，我們聚集在一起，爲完成這個光榮而神聖的任務共同鬥爭。

在我們面前就擺着這座雄壯蜿蜒的肯特山，就是爲蒙古著名的詩人瑪斯格維齊（一八七四——一八九八）所稱之爲：「是神賦予你這麼美，是天父恩賜你這麼多甜密的乳汁。」的大山。然而瑪斯格維齊接着說：「你——就是用我詩人所特有的慧眼，也看不穿你那豐美的聖軀；你——就是用我詩人特別強健而多思的心房，也想不透你的芬香甜密的內臟；你呵——神祕！……」但是，瑪斯格維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，我們今天來，就是要揭穿這個神祕，我們要給予她更多的美和更多的乳汁，我們要知道：肯特山到底有些甚麼。

在瑪格辛維的火光下登山

在山下我們呆了兩天，作好了一切準備，並了解了一些情況，第二天清晨

我們開始登山了。

在微弱的晨光下，我們舉行了莊嚴的誓師大會。隊長蒙斯特爾用雄壯的手親自點燃了瑪格辛維火（這是蒙古民間傳說中英雄與勇敢的火），松枝慢慢燃燒成熊熊的大火；火，照亮了我們每一個人的心。蒙斯特爾首先舉起了他的鐵拳，我們跟着舉起了手，從心裏發出共同的聲音：「我宣誓，我要戰鬥在肯特山上……爲了人民爲了喬巴山，讓肯特山發出光芒。」嘹亮的聲音向四方散去，山谷響起了震耳的迴聲，久久不散。蒙斯特爾接着進行了有力的動員，他的宏亮的、充滿了生命力的聲音在我們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：「……同志們！肯特山在向我們招手啦！蘇赫——巴托爾、喬巴山的戰士們！衝上山去！衝吧！」幾十個人同聲張開了口：「衝上山去！」……電報機響了，烏蘭巴托來了電報：「同志們！祝你們勝利……。」

瑪格辛維火燃燒得更加熾烈，軍樂奏起了國歌，紅旗展了開來，在兩面國旗和黨旗的照耀下，登山開始了。就在這時候，全國人民和喬巴山元帥都在想着：「我們的健兒開始戰鬥了。」（編者按：作者參加肯特山勘測隊的時候，喬巴山元帥還沒有逝世。）

登山並不困難，尤其是經過政治動員以後，每個同志都有信心登上山去。這個山頭雖只有三千多公尺海拔，但太容易爬，一方面是太陡，另一方面是冰雪封住了路，一尺多深的雪，走起來頗不方便，而且我們還有一些女同志、

老同志和一些輜重，因此爬得非常慢。有些同志從來沒有爬過山，體力又比較差，因此爬起來很吃力，然而他們還是咬着牙根爬。五十多歲的老教授瑪西沙漢爾（他是有名的地質專家）一邊爬，一邊氣喘喘的自言自語的說：「瑪西沙漢爾，你怎麼這麼不行呵，瞧，喬巴山在瞧着你啦，快跟上去吧！」於是他猛加一把勁，跟上了隊伍。同志們發揚了高度的互助友愛的精神，替走不動的人揹東西，扶着他走，互相鼓勵。牲口上山是比較困難的，你不能使牠望山下，一望山下那種陡峭無底的情形，牠會嚇得腿打戰，再也不敢爬了；於是我們給牠頭上帶了皮罩子，使牠不能轉過頭，這樣才能使牠安靜的走。

山是越來越難爬了，越到上面雪越少，儘是冰，一不小心，一溜就得溜下幾丈遠。我們幾乎是爬行，「拉虎」鞋給我們以很大的幫助，不然我們就休想爬上山。然而，掉隊的越來越多了，有的同志們已經精疲力竭，雖然大家都沒有發怨言，然而情況說明，進行政治動員是非常必要的了。

中國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英勇故事鼓舞着全隊前進

我們在一個比較平坦的地方休息一下，同時就整編隊伍。我們年青的政治委員頓基拉布的聲音在這時候響了：「同志們！我跟大夥兒講個故事好不好呀？」「好！」我們大聲的回答說。頓基拉布聳一聳肩，微笑了一下，立刻又變得嚴肅起來，我們也跟着嚴肅了，大家平心靜氣的聽他說。四周靜悄悄的，只有雪在飄，風在吼……頓基拉布平靜而充滿了力量的聲音在肯特山上響了起

來：

「在二十多年以前，在我們偉大的兄弟國家——中國裏，曾經有一支如鋼鐵一般的百戰百勝的軍隊，他們的名字叫做紅軍，他們曾經舉行過一次長征，這就是舉世聞名、駭人聽聞的二萬五千里長征……。」

我心中一震，立刻敏感地感覺到，接下去他一定是講紅軍過雪山的故事……是的，我想一定會是的。

我想的沒有錯，政治委員所講的正是紅軍過雪山的故事……我忽然感覺到：布爾什維克的戰鬥精神是永遠不滅的，它流傳到世界每一個角落中去，鼓舞着人們的戰鬥的意志，可不是嗎？紅軍往日的戰鬥精神今日就射到肯特山上來了。

聲音在轟動着「……沒有吃的，他們吃草根樹皮和雪……。」我看見同志們緊握着自己的乾糧，這裏面有肉、麵包和餅子，然而他們心裏在想甚麼呢？我想他們一定在想：「我們的環境比他們優越得多。」——一定是這麼想。

聲音在耳邊縈繞着：「……空氣稀薄，有的戰士昏倒了……。」我看見同志們深深的吸了一口氣，肯特山的空氣多麼新鮮呵！然而紅軍當時是怎麼樣的情況呢？我看見同志們低下了頭……感動，慚愧！

聲音在山谷中迴響着：「……數十萬敵人前後打擊着他們，在那種情況下他們還需要打仗，援助是很少的，甚至沒有……。」我看見同志們抬起了頭，

仰望喬巴山元帥的像，喬巴山元帥堅定的眼睛注視着每一個人！我們沒有數十萬敵人和我們作戰（當時我們沒有發現高斯洛夫是我們的敵人，然而一個高斯洛夫又怎能比得上數十萬蔣匪軍呢），而在我們後面有着千百萬人民和喬巴山元帥給予我們以全力支持，紅軍是布爾什維克，我們也是布爾什維克呀！難道我們就不能克服這一點點困難嗎？——同志們的心情已經激動了。

聲音像衝鋒號一樣：「……艱苦鬥爭，布爾什維克黨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，一個人倒了，另一個馬上接上去。紅軍的戰士們一致說：『我爬也要爬上山』，在紅軍的面前，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，……最後他們終於爬上了大雪山。紅軍在山上高喊着萬歲！……。」「古拉法斯（偉大）！紅軍！」「古拉法斯！布爾什維克！」——同志們的心完全沸騰了，他們喊出了心中的呼聲，聲音像雷一樣的轟鳴着，誓詞在心中翻滾着：「我要戰鬥在肯特山上……。」紅旗在前面飄揚着，同志們的心是一顆火熱的布爾什維克的戰鬥的心。老教授瑪西沙漠爾第一個站了起來，揮動着他的胳膊，高呼：「我也是布爾什維克呀！我要向紅軍學習！」——他喊出了我們每一個同志心中最雄壯的話語和堅強的決心。

政治委員堅定的聲音繼續在響着：「祖國的兒子們，喬巴山的戰士們，紅軍的繼承者，站起來，衝上山去！衝呀！古拉法斯！前進！」「古拉法斯！前進！」「萬歲！喬巴山！」同志們都鋼鐵般的站了起來，跟隨着紅旗，高喊着

戰鬥的口號，以異乎尋常的速度，向肯特山上衝去……政治委員笑了。

高斯洛夫也站了起來，嘆了一口氣。他在惋惜，惋惜甚麼呢？他在惋惜我們又一次戰勝了妥協，又一次堅定了信念。然而他只能心裏惋惜而已，比起我們來，他太渺小了，他真能阻擋我們鋼鐵的隊伍前進嗎？他在做夢！然而，他是不甘心的，請看好了。

紅旗插上了肯特山頭

鋼鐵的隊伍在向前衝着，沒有掉隊的，也沒有走不動的，大家都咬着牙握着拳堅定而迅速的走着，冰雪似乎已經不能阻擋我們前進，雖然風雪是越來越大，路也是越來越難走了。走在前面的同志總想把冰磨一磨，他們的意思是想把冰的表面磨得粗糙一點，使後面的同志走起來不致於太溜，可是後面的同志卻說：「快走你的吧！不要管這些，我們會走的，你只要快走就得啦。」瑪西沙漠爾教授已經揸得很多了，但是他還是搶着要揸別人的東西，他的長鬍子已經凍成一根根的冰棍了，一擺就嘶嘶啦啦的響。蒙斯特爾笑着對他說：「我想，您的鬍子快凍掉了，多麼美麗的鬍子呵！可惜！」教授哈哈大笑的說：「凍掉鬍子，那有甚麼關係呢！他凍不掉我的腿，凍不掉我的心；不過，隊長同志，說老實話，那魔鬼是沒有用的，它想凍掉我一根鬍子，哼！那是做夢，我汗毛都不會掉一根。」他笑着用手去扯鬍子上的冰，可是不小心，真的扯落一根鬍子，他痛得叫了一聲：「哎喲！」惹得全隊都笑了起來。老教授漲紅了

臉倔強的說：「不算，不算，這是我自己扯掉的，可不是那魔鬼凍掉的。」大家又都笑了起來，蒙斯特爾回顧我說：「真是一個倔強的傢伙，好樣子！」

隊伍繼續前進着，我和隊長蒙斯特爾、政治委員頓基拉布同站在一塊大石上看着隊伍前進，蒙斯特爾的眼睛內有一種冷靜的令人欽佩與景仰的眼光，政治委員的眼光是熱情的富有鼓動性的眼光，但他們都是喜悅的望着隊伍，默默的望着，他們多情的望着每一個同志，每一個同志走到他們面前就好像獲得了一種新的力量，走得更加迅速堅定。望了一會，頓基拉布平靜而認真的對我和隊長說道：「同志們真是太可愛了，他們的心是純潔而美麗的，而我們指揮員的責任就是永遠保持同志們心裏的美麗純潔，要掃除可能蒙上的或已經蒙上他們心上的那些醜的惡毒的陰影。」蒙斯特爾靜靜的點頭。我覺得政治委員這話說得很有意思，不但很中肯，很深刻，而且也很藝術！我也感覺到：在這樣的指揮員的指揮下，在我們面前還有不可擊敗的敵人嗎？我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！隊伍過完了，我們又跟了上去。

快到山頂了，突然間我們眼前一亮，金花亂冒，呵！太陽！我們開始爬山時是七點鐘，爬了將近四個鐘頭現在已經十一點多了，然而我們始終沒有見到太陽，因為在山下山腰都被低雲雪花籠罩着，太陽光被擋住了，可是在這伸出了雲層的山頭上卻照射着溫暖的太陽，低雲已經被我們踏在腳下了。同志們一見太陽，分外的高興，跑呀，跳呀，口裏唱着：「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，向着

那光明大道……。」喜悅，就如同那春天一樣的喜悅，脚步都快多了。呵！近了，「同志們！衝呀！」蒙斯特爾熱情的高呼起來，自己首先衝了上去。在一片「萬歲」聲中，紅旗插上了肯特山頭，軍樂響了，大家無比高興的唱起了國歌，喬巴山元帥的像樹立起來了。

蒙斯特爾抽出了槍，「拍！拍！拍！」三聲清脆的槍聲，劃破了山谷的寧靜，從鄰山傳來了回聲。同志們歡呼起來，這是勝利的槍聲，勝利的槍聲響徹肯特山，它象徵着肯特山的命運從此展開了一個新的紀元，舊的已一去不復返了。

「多麼美麗呵！肯特山。」同志們親吻着肯特山芬香的泥土，撫摸着青翠的綠草，舔喝着新溶的雪水。他們也東瞻西盼，貪婪的看，就像是看不盡似的！莊嚴巍峨的大松樹颯颯的響着，陡峭的青岩石像巨人一樣的突立在雪地上，太陽光迷人的照射着；伴隨着輕鬆宜人的涼風，遠遠望去，山連山，一片白的，雲霧繚繞，小生命在這山上愉快的生活着，到處有鳥有獸，隨時可以聽到它們悅耳的歌聲，它們在歌唱自己快樂的青春……同志們站在這上昇的太陽面前，讚賞着美麗的肯特山，不知道是誰哼起了幽雅的情歌：「我有一個心愛的姑娘，我不知道她住在那一方……。」住在這裏，她——肯特山呵！

在山上石洞裏宿營

我們休息了一會，就開始紮營。我們派了幾個偵察組，出外偵察宿營的地

方。後來我們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地方，是一個很幽暗的處所，有一個小平，坪旁有一個大石洞，這簡直是一個天然的宿營處。我們循着被冰雪掩蓋了的羊腸小道（其實這裏根本沒有甚麼小道，我們是循着野獸的脚印走的）。來到這裏，四面包圍在青翠之中，環境實在優美。（其實肯特山上那一處的環境不優美呢，不過是因爲把這裏當作「家」，於是便覺得這裏更加優美。）我們向洞裏打了幾槍，飛出了大批的鳥，沒有別的動物，我們趕走了鳥，就暫時定居在這個大而深的石洞中了。

早就聽說，肯特山有幾種厲害的飛禽猛獸：兀鷹、狼、熊、豹子。因此，我們帶了足夠的東西來抵抗這些傢伙，我們在洞外建築了幾道防綫：陷井、鐵刺網和棘籬笆之外，再在洞口配備一挺機關槍，我們相信這樣一定可以確保無虞。

我們打了一個電報到烏蘭巴托，告訴我們已抵肯特山，烏蘭巴托的回電是令人興奮的：「勇敢戰鬥，堅持到最後勝利。」

太陽猛烈的照射着，不冷，溫度是攝氏三度，洞旁有一股泉水，芬香而有甜味，它成了我們的水源。

我們嚼着乾糧，談論着今後的工作。偶然我伸手到乾糧袋裏，忽然觸到一件毛茸茸的東西，我吃了一驚，拿出來一看，原來是一隻極好的駱駝毛的手套，是一位老太太在山下偷偷的納在我袋中的。裏面有一張小條子，上面寫

着：「我沒有別的可送，就把這雙手套送給你吧，這雙手套曾經被我的兒子戴着與日本鬼子戰鬥在諾門坎，今天送給你，讓它保護着你的勇敢的手去戰鬥吧！」我呆住了，我腦子裏反覆的轉着一個念頭：我該用甚麼東西來回答老太太呵！我要如何的來用這一雙英雄的手套呵！是的，我自己回答自己說：我要用戰鬥用戰鬥的勝利來回答老太太。

高斯洛夫看到了我的情形，問我是甚麼事，我告訴了他，他笑了一笑，沒說甚麼。然而，他笑甚麼呢？爲甚麼笑呢？是喜笑還是惡笑呢？我不知道。

一天很快的就過去了，太陽下山了，時間已近黃昏，西北風吹得很猛烈，很冷，溫度激降到零下二十度，泉水乾了，凍了，我們都蹲在洞裏，圍着火談感想、決心和今後的工作。大夥兒的話都很多，其中尤以瑪西沙漠爾教授的話爲最多，他很健談，在會上他談出了自己這樣一個幻想：「我要考察肯特山上每一顆泥沙。」這當然是幻想，然而這也說明了他的工作決心和工作態度。高斯洛夫沒有說話，他說他沒有甚麼話可說，我看見政治委員微微皺了一下眉頭。

晚上睡得非常甜蜜。半夜醒來一次，這一下可真把我嚇着了，西北風刮得非常刺耳，洞外不斷的傳來一陣陣的狼羣慘厲的嗥叫，聽起來使人毛骨悚然，馬嚇得不敢做聲，我想洞外的狼總有幾百，我不敢想，把頭蒙着睡了。

一覺醒來，已經是大白天了，太陽已經昇得很高（非常可惜，我竟忘記了

看日出)，我們在肯特山上已經是第二天了。

隊長又親自點燃了瑪格辛維火，松枝急烈的燃燒着，熾烈、美麗的火焰，喜悅、勇敢的跳動着，它標誌着我們的工作：我們的戰鬥開始了，明亮的火光照亮了我們勝利的前途。

下面所記載的就是我們在肯特山上工作、生活、戰鬥的一些片段和可紀念的故事，它是極不完備的。

開始在艱苦的環境中工作

我們在肯特山上，戰鬥在肯特山上，戰鬥是艱苦的、緊張的和頻繁的。我們常常爬山越嶺，忍飢挨餓，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而勇敢作戰。戰鬥不單是整體的、有組織的作戰，而且有時候也單身散亂的作戰；我們不單與自然界作戰，而且也與我們內部的敵人作戰。我們在戰鬥中錘鍊自己，我們在戰鬥中成長！戰鬥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，最後的一槍一彈，戰鬥到最後的勝利，戰鬥到肯特山大放光芒！

我們編成了三個小隊，以小隊為單位出外工作、戰鬥。總指揮部設在這個洞裏。我們這一隊有十五個人（高斯洛夫在我們隊裏），離開了總指揮部，出外作戰去了。

我們的小隊長是一個年方二十的青年，名叫康東求律，是一個大學生。這是一個優秀的指揮員，他領導着我們戰鬥。臨走時，蒙斯特爾和政治委員對他